

承诺一星期

这个故事让我自己听着都觉得有些怪。

有时，我生自己的气，为什么要知道这个故事，而且成了这个故事里的一员——重要的一员？在生活中，有时我们就像乘坐着一辆速度很快而驾驶员又喝了许多酒的车，提心吊胆。你想忘记某一件事时，根本做不到。就像逃避一个难看的鬼，你玩了命地朝前奔，可是，你离那个鬼东西却越来越近了。我熟悉这个故事的细枝末节，就连弥漫在故事周围的空气都熟悉了，我一闻到那故事的气味，就开始打喷嚏。当然，它不是一个恐怖故事。

妈妈是医生，见我在大热天里打喷嚏，就显得极



为敏感：“你真是弱不禁风啊！我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吧，看看是不是缺少营养。”

我说：“妈，你别提这事行不行？我没病。”

有一天的深夜，我失眠了。那是真正的失眠，我成了一条被捞出了鱼缸的软肚皮的鱼，在缺水的地上折腾累了，就瞪着大眼珠子喘气。我心里很清楚，那个故事醒着，我就睡不踏实。我开始打一个叫“午夜跟我倾诉”的热线电话，却打不进去。打这个电话的人太多了！最后，我终于打进去了，那个亲切的女主持人用近乎耳语的口气说：“打这个电话的听众，请你说话，我想知道你现在的心情。”

我放下了电话，因为我不知道从哪里说起。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心情。

我还是先说说我们班里一个特殊的人吧。因为这个故事跟他有关。他的特殊在于他在任何时候都很风光，而我从心里又十分讨厌他。有一点我要解释，那就是我不嫉妒他。我们都叫他名人西关。西关是他的全名，名人是大家送给他的，他欣然接受。从平时的做派来看，西关就认为自己是名人，他没觉得哪儿不



合适。他有一次还说过这种话：“现在有谁还能管得了一个人要出名呢？”

西关的爸爸在航空公司工作，妈妈在航空公司下设的一个不小的公司里当经理。当同学们对马路上飞驰而过的各种小汽车直咽口水时，西关却说：“我现在最想得到的是飞机驾驶执照。”

先不说西关这话是否有些吹牛，单凭他敢朝这上面想，就说明他跟我们这些人拉开一定的距离了。现在的人是不一样了，越来越不一样了。仅仅是中午的一顿便餐，就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。西关经常扶贫，领着一些大嘴巴、整天馋兮兮的男生去过嘴瘾。山东济南的警察出名，老百姓有困难就找警察，我们班的男生馋了就喊西关：“西关，你就请我吃一顿吧！”

有一次，班主任边小玲动员大家为西北地区贫困学校自愿捐款，同学们纷纷把身上的零花钱塞进了募捐箱。当然，有的同学对自己的零花钱恋恋不舍，最后还跟募捐箱告别一句：“这可是我半个月的零花钱。”我现在回忆起来，当时的西关没有任何举动，一直保持着沉默。他渴望着一种完美的戏剧效



果。边小玲老师说：“我们班的同学今天一共捐款四百九十八元。”

西关这时候说话了：“边老师，我捐五百零二元，给咱们班的捐款凑个整数。”我发现边老师的脸兴奋得红了起来，然后就带头鼓掌。同学们也跟着拍巴掌。

我没拍巴掌。还有一个叫马多的男生没拍巴掌。那节课，我的目光一直停留在马多的脸部侧影上。我头一回发现马多长得很帅气。

不久，我跟马多成了最好的朋友。是那种我打喷嚏他就肯定要感冒发烧的朋友。

还有件事情，我必须提一下。我们班里有位女生叫陈芳，父母都下岗了，生活挺困难。不幸的是，她父亲又患了病，要做手术，急得全家团团转，拿不出这笔钱来。西关在班里号召大家捐款。这一次，西关又捐了五百元。

这件事过去十几天之后，大家都知道陈芳的父亲顺利地做了手术。那天，女生陈芳不在的时候，西关突然说：“陈芳够可以的，我们出了这么大的力，她



连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。”

马多说：“人家陈芳在心里记住就行了，干吗非得当面感谢？”

我看得很清楚，西关为人家做点事，是要求对方感谢的。他早已习惯别人的感谢了。

那天，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作了一个动员报告，让大家自动组织起来，成立一个志愿者大队，每个班级组织一个中队，在业余时间走到社会上去，为公益事业出点力。回到教室，边老师就在班里宣布要选出志愿者中队的中队长。还没投票选举，西关就说话了：“志愿者中队应该有点资金吧？”

边老师说：“没有资金也行，当然，如果有点资金就更好了。”

西关就说：“我先为志愿者中队捐一百元吧。”

很自然，西关当选为志愿者中队的中队长。西关就认为自己理应是志愿者中队的队长。

有一天，我和马多闲聊，突然就提起了西关。我说，西关是一个非常虚伪的人。马多说，他不但虚伪，而且还很自私。我说，他有点像一个人。马多盯



着我的眼睛问：“你说西关像谁？”

我笑着说：“一只披着羊皮的狼。”

马多也笑了，连声说：“像，像。”

就在那个短短的一瞬间，我有了一个很重要的念头。这念头使我兴奋得不能自抑，就伸手拍了马多的脑袋一巴掌。马多当时就有些恼了：“你拍我干什么？拍得这么疼！”

我就把这个念头说给马多听，马多听完，怀疑地问：“这行吗？”

马多这么一问，我也觉得自己有点异想天开了。但是，这个念头一直不死，它就像一棵植物一样，已经生出了两片叶子，它要长大，非长大不可。

这个念头本身就是一个可爱的怪胎，它缺少生长的条件就难以成活。我被这个念头折磨得神魂颠倒。它像一把怪模怪样的椅子，人一坐下，就会七想八想，变成一个空想主义者。

没多久，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突然降临了。马多的叔叔领着家人去澳大利亚旅游，要两个月才能回来。房子让马多去帮他看着。马多一个人独自住着三



间大房子，很闷，憋得他深更半夜给我打电话，搅我的好梦。所以，他让我去跟他做伴。我答应了他。

我在马多叔叔家的大床上睡觉的第一个夜晚，就从床上蹦了起来。马多惊醒了：“你干什么？你有夜游症啊？”

我就把一个比较成熟的想法告诉了马多。马多揉着两眼说：“我还以为你只是说说而已，你还真要干呀？”

我反问：“不好玩吗？”

马多的回答令我的心情十分舒畅：“干就干。”

这个阴谋就在马多叔叔的家里开始实施。我和马多必须先改造他叔叔家的环境。起初，马多这不让动那不许碰。我说：“到底还干不干了？”马多只好说：“好好好，你动你动，只要能恢复原状就行。”

马多叔叔家的房间充满了浪漫情调和艺术味道，要想把这些东西清扫干净，谈何容易？我和马多颇费了一番周折和心血，每间屋子里的墙壁上都挂着字画，每个书架上和柜子上都摆着工艺品。我找来了几个大纸箱子，把这些艺术品通通装了进去。马多在旁



边不停地提醒我，小心点，千万别碰坏了，我叔叔拿它们当命，碰坏了，他会跟你玩命！

我们把这些纸箱子放在阳台上，遮挡上一块旧布单；又找来了一些颜色灰暗的床单和窗帘，换掉那些看上去过于明亮的床罩和窗帘，让房间看起来完全是一个寡居的老太太的寂寞世界。

开始，我要对马多叔叔的家庭环境进行大手术时，马多还有点畏首畏尾，但当这次手术临近尾声时，马多对这件事情的兴趣被彻底地激发了，而且提出了一个很有灵气的建议——弄一只猫来。

我最初没弄明白，弄一只猫来有什么意义？当我一下子想清楚这个问题时，我都有点崇拜马多了。你想想，一个无依无靠的老太太，有一只小猫同她做伴，这是多么合情合理的事啊！

马多真的是为这件事投入了极大的热情，他在第二天就从他的小姨家抱来了一只猫。那只猫长着一对灰色眼珠，通体是黄色的软毛，尤其是在它眼睛的四周，竟然生着一圈精细的白毛，怎么看都像是架着一副金边眼镜。



我说：“它看上去不朴实。”

马多也歪着头说：“它身上的贵族味道太浓了。”

我问：“不是中国猫吧？”

马多说：“我估计，它身上有一半是德国血统，另一半是俄罗斯血统。听我小姨说，它平时特别爱喝咖啡，如果在咖啡里面再加一点牛奶，它就更爱喝了。而且是慢慢地品尝。”

我说：“如果是牛奶加咖啡，我也爱喝。这不行，弄一只中国猫来。不要吃西餐的洋猫！”

马多说：“行，我再想法弄一只普通猫来。不过，我把道具都备齐全了，你行吗？”

我说：“都进行到这种程度了，不行也得行。”

马多说：“那我就满世界找猫去了。”

马多一走，我心里就渐渐有了点压力。因为我是主演。我必须站在台前。而马多是躲藏在幕后的，他是这台戏的监制、道具、策划、助理导演和剧务主任。

晚饭前，我用颤抖的声调录了一段音，然后放给妈妈听。妈妈听了一会儿，问：“这是什么剧？老太



太挺凄凉的。”

我说：“是够凄凉的。”心里却有说不出的兴奋。晚上我去马多叔叔家跟马多做伴时，马多已经神通广大地又弄来一只猫。这只猫不仅长相质朴，而且在它的眼神里流露出我们这代绝少能看见的饱经沧桑。我说：“马多，你可真有本事啊！”

马多有点沮丧地说：“这是我租来的猫，要花钱的。”

“花钱租来的猫？”

马多说：“猫的主人是卖皮鞋的，一听说我想借他家的猫用一用，他张嘴就要十块钱。”

我说：“够贵的。”

马多说：“你听清了，一天租金十块。”

我叫了起来：“他太狠了吧！”

马多说：“你放心，我不是傻子。我跟他砍价，一直把价砍到一天一块钱。”

我说：“我每天省下一根冰淇淋奖赏你。”

马多却说：“我倒无所谓，你准备得怎么样了？”

我拿出那盒录音带放给马多听，马多只听了一



半，就给了我一拳头：“成了。”我说：“你的拳头够重的。”马多说：“就许你高兴了用拳头砸我？”

我和马多都清楚，这游戏已经进行到了一半。

在那两天里，马多又搞来了一个假发套和化装用的拉丝。假发套是老人用的，上面有数不清的弯曲的白发。我问马多：“这拉丝是干什么用的？”马多拧开瓶子的盖，用手指头在我的眼角处抹了一点，又涂了一下，然后，把眼角处的皮朝一起捏了一下，我的眼角就有了可怕的鱼尾纹。

我扔掉镜子，跑到卫生间，用水去冲洗脸上的什么拉丝。我担心在上中学的时候就有了皱纹。马多说：“都到这份儿了，你可不能朝后缩。”我说：“我说我不干了吗？不过，要给我少抹点拉丝，这样连续化装，皮肤真容易出皱纹。”

那天夜里，我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，光着脚走到马多的房间。马多见我失魂落魄的，就问：“你又怎么啦？”

我说：“马多，你再好好想想，我们这么做，值吗？”



马多只说了一个字：“值。”然后就用毛巾被捂住脑袋，不再理睬我了。我觉得心里很踏实，因为马多的态度很坚定。我冲着毛巾被上的人形说，那就干吧！

大概是在第二天，马多找到了西关，说是城南区人和街五号八楼的梅耐星老太太寻求帮助。西关问：“老太太怎么会找到我们的？有人知道我们成立了一个志愿者中队？”我在一旁看得很清楚，西关对这件事开始有了兴趣。

马多说：“是梅老太太所在的居委会告诉我的。居委会会有许多人帮助过梅老太太，现在急缺人手，希望能找人接替他们的工作。我告诉他们，我们志愿者中队的中队长西关肯定会做好这件事的。”

西关的表情很惬意，说：“行，我去做。”但是，他马上就想到一个问题，“要帮助梅老太多久？”

马多说：“不长，一个星期。”

西关又问了一个问题：“要为梅老太太做些什么？”

马多说：“清理屋子里的卫生，为梅老太太做一



顿饭……”

马多的话还没说完，西关就焦虑起来：“还做饭？”

“做一顿晚餐。不过，这晚餐很简单，就是一碗面条。”马多口气里的轻描淡写让我心里直想笑。这小子的表演天赋一点也不差，公关能力也属上乘。累断了腿也难觅这样的好搭档。

这时候，西关长舒了一口气。

马多又嘱咐了一句：“西关，你可别忘了，你的工作是从明天晚上六点钟开始。这是准确地点。”马多把一张纸递给了西关。我们都知道，那上边写的是马多叔叔家的地址。

在第二天的晚上六点之前，我和马多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，而这必须确定下来，那就是我装扮成的梅老太太是怎样一个人。

这问题是我提出的，因为梅老太太的每一个表情，每一个动作，还有每一句带点口音的话都跟我密不可分。目的只有一个，不能露出马脚。

为了让这件事更周密，我和马多把梅老太太设计



成一个只有上半身能动、下半身瘫痪的人。我觉得梅老太太如果连脸也不能自己洗，按照常理，侍候梅老太太的志愿者就要为她洗脸，这样很容易把我脸上化妆用的拉丝用水冲掉。马多说：“在这个世界上，我马多最佩服的人就是你了。”

我说：“你甭瞎吹捧了。”

他说：“我服，真的很服。你连这么细小的事都想到了，我能不服吗？”

到了第二天下午四点钟时，我和马多觉得还是出了一点问题——时间问题。我要赶在西关的前边到达马多叔叔家，还要化装。下午四点五十分时，西关找到马多，让马多带着他一起去梅老太太家。

马多有点发蒙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我昨天给你的那张纸上就写着地址，你还是自己去吧。”

西关看见我站在一旁，就说：“你跟我去吧。”我看见马多一个劲儿地冲我使眼色。我明白，我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脱身。我说：“我要去医院，我的眼睛看不清东西。”

我转身离开时，听见西关不满地说：“每个人都



应该是志愿者，都有义务去做事，这可不是我一人的事。”

我又听见马多对西关说：“你可是我们志愿者中队的中队长。给你，这是梅老太太家里的钥匙。你拿好了。”

西关说：“别废话了，我去就我去。谁还不会做一顿面条？”

马多大着嗓门儿说：“队长出马，一个顶俩！”

西关说：“你少废话。”

我在学校门口看见了一辆拉客的摩托车，跟车主谈好了价，我坐上后就让车主开飞了。我一进马多叔叔家的门，就把房间里搞了个乱七八糟。我觉得满意了之后，就坐在镜子前开始化装。

可以说，从我和马多开始策划这件事到现在，我心里一直很兴奋也很紧张，可是，临近这个时刻，我的心情反而平静下来了。我不再手忙脚乱，而是变得不慌不忙了。我要把自己这张十五岁少年的脸变成梅老太太的面孔。我很奇怪自己的镇定。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猎手，我和马多给西关这只猎物挖了一个陷阱，



想让他掉进去，彻底地掉进去。像我这种年龄的少年，渴望听到困兽的嗥叫。

当我变成了梅老太太盖着被子蜷缩在床上时，我听见了钥匙开门锁的声音。在那一瞬间，我躲藏在被子里笑了。几秒钟之后，我赶走了自己的笑。我给自己换上了一副凄凉而又哀伤的面容。

我看见西关用一种陌生的目光望着我。准确地说，他是用一种从没用过的眼光盯着梅老太太。

西关说：“梅奶奶，我是黎明中学志愿者中队的中队长西关。”

我微微点点头。我担心头套从头上脱落下来。我举手指了一下房间：“乱，乱啊。”

西关开始动手清扫屋子。我观察到西关一直皱着眉头。这小子在自己家里肯定不干这些活儿的，我们都知道他们家一直雇用打扫卫生的钟点工。我还发现，西关干活时一句话也不说。我们都了解西关的脾气，他心里不高兴时，是从来不说话的。

我看见西关清理完房间后，他身上的背心已经被汗湿透了。我说：“孩子，把通气窗打开，我要透透



风。”西关站在一把椅子上，把通气窗打开了。

我说：“你可以为我做面条去了。”

西关说：“马上就好。”我听见了关门的声音。西关出去了。我飞快地从床上跳到了地上，从窗户朝外望，看见西关走上了大街。怎么？这小子没干完就走了？他比我和马多想象得还要缺乏耐心。正想着，我看见西关跑着回来了。我匆匆忙忙地照了一下镜子，整理整理头套，然后爬到床上去了。

我听见西关进屋后，直接去了厨房，几分钟后，他给我端来一碗刚泡上的泡面。

我说：“孩子，这种面我不能消化。我只能吃挂面，要煮得很烂才能吃。”

西关愣了半晌，然后把泡面放在我面前的床头柜上：“好，我去给您煮挂面。”

我说：“你把泡面端走，我闻到这味儿就想吐。”

西关伸出手端泡面时，我看见他用一种冷冰冰的眼神飞快地扫了我一下。于是，我的心就被冰冻住了。其实，我和马多早就对西关的这种目光有了预见，但是，我还是被西关的眼神冻伤了。